菉友蛾術編

蒙友蛾術編卷下

安邱王　筠菉友撰　　受業孫藍田玉山校

晉語鄢之戰獲王子發鉤韋氏謂即內傳公子茷案發茷同聲鉤字不合或如句吳之句蠻人之助語乎然句吳於越語詞在上此則在下耳

班氏所錄治安策但取精嚮删其繁文故以其大略曰句冠其首近人或離析之以爲長太息六事具在僅少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句耳獨不見班氏又采之食貨志固有此句耶

漢書律歷志曰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李奇注曰甲子夏正月朔日韋昭注曰甲辰殷正月朔日李奇注曰甲申周正月朔日案李奇兩說似當互易夏用人統當以甲申爲朔周用天統當以甲子爲朔

律歷志曰權輕重者不失黍絫顏注曰絫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纍之纍案此則顏氏所讀論語作纍紲不作縲絏

律歷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女聽。迺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允釐百

官。衆功皆美。此句蓋以訓詁代本文。以上皆摘其異文記之。傳曰是故有禮

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傳曰元善

之長也。案此稱十翼爲傳。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祭典曰

共工氏伯九域。今見祭法。易曰炮犧氏沒。上條及此又偁易不偁傳以炮爲庖。

魯徵公弗立濆師古曰。濆古沸字。案濆似卽說文鬻字。

鬲者鼎屬也。古器銘或以貝爲鼎濆所從之貝卽是鼎非

從水賁聲。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其朱明四曰專與萬物顏注。

尃古敷字敷與言閎舒也與音弋於反案說文作尃 西顥五曰西顥沆碭顏注沆碭白氣之貌也葢猶之浩蕩又有祆孽字說文作祆蠥中庸作妖孽 元冥六曰屮木零落 天地八曰八溢顏注溢與佾同 天門十一有寂漻卽今寂寥 朝隴首十七曰寓電寮辟瓚曰寮祭五時赤蛟十九曰旗透蛇案說文旗之旖施也卽此 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說文作嫄與詩同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之九章天地曰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案須臾疊韻臾搖雙聲是知須搖者仍作疊韻用

之也。因摛上林賦。紛容掔參。倚移從風。紛容言其茂美也。掔參言其扶疏也。倚移言其荏苒也。原注云。郭璞曰。紛容蕭蔘。支棣擢也。張揖曰。猗狔猶阿那也。我既依司農本矣故改郭注惟是依移既是疊韻。則掔當讀如鋻。與參爲雙聲字。猶之蕭森也。紛容卽是手容。手紛雙聲借紛爲手。猶之借搖爲臾。亦是疊韻字也。乃知古人之雙聲疊韻。與後世不同。卽說文中䇂洋皆從䇂聲而阻史切。是音第也。䇂與子雙聲。子與第疊韻。取雙聲字之疊韻以爲聲。頗似不合。然鑄從壽聲而之戍切猶可曰虞尤豪古通聉從出聲而讀若孽。𧺝從里聲而讀若孩。此類約十許字。皆以雙

聲之疊韻爲聲。皆可緣此而得之。此可爲雙聲疊韻闊一鬔叢也。

禮樂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先證

記說　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　顏注引齊人饑女生。樂。

刑法志髕罰之屬五百。引上下文。皆如呂刑。當斬左止。當斬右止。

顏注止足也。故說文不收趾。書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

窮斯濫溢。此與論語同說文作爁似異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

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

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不知出何書或在今亡之問王知道二篇乎。

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董仲舒傳曰。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屬數十篇。今本則以繁露爲全書之總名。而玉杯竹林各爲一篇。故崇文總目以及晁公武歐陽永叔諸人。莫不疑之。然無疑也。玉杯竹林二篇本書中具在。書中之義與命名之義。全無干涉。而王道以下數十篇。則以篇中所說者爲名。則知董子著書之時。本如韓詩外傳零星札記。但分所著每數篇爲一卷。而以玉杯蕃露等字題署其上以爲

區別後人分爲細目而姑存原目於首數篇以存舊文乃又粗疏遂使清明之目竟不復見至於蕃露者當是楚莊王一篇之名蓋王道以下其稱名也皆舉一篇大義未有似此聚首三字者本傳既云玉杯蕃露庾信賦亦曰譬名玉杯則玉杯爲第一篇可知而今在第二則是後人倒置之而又誤蕃爲繁故昔爲當篇之小號今爲全書之大名也知然者毛詩首行題曰周南關雎詁訓傳豈曰本卷僅關雎之詁訓不及葛覃以下乎特以爲標題而已猶之此也

苔、周官醢人作落又音丈之反是與治同音也。名醫別錄、謂苔為陟釐、陟釐正切苔字、以水苔為紙、仍名陟釐、語訛為側理、見拾遺記、

龜鱉蠃蛤之屬、月令謂之介蟲。周禮謂之互物。介字但取字義、有似於甲冑也。互字兼取字形、互即柶、有扞禦之義。介蟲以其介禦患也。互字上下象介形、中象其肉形、是取互字比象之形也。

天官、鼈人凡齊事、鬻鱻以待戒令。鄭注鬻鱻、湅治之。選注引作鍊化之嵇康養生論、醴醪鬻其腸胃、李注引此經及注而曰。

鬻。今之煑字也。案說文鬻。或作煑。李氏屢引說文。而此不引。且目為今字。說文煑字似是後增

屈子天問篇曰。鬿堆焉處。王逸注。鬿一作魁。劉向九歎遠逝篇曰。訊九鬿與六神。王逸注曰。九鬿謂北斗九星也。鬿一作魁。補注曰。鬿音祈。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山海經東山經曰。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郭注亦音祈。案王注兩云鬿一作魁。謂體異而音同也。隸辨所收斗字有兩體。一作升。一作斗。所收魁字亦兩體。一作魁。一作

魁。寫楚詞者不知斤即斗字而誤作斤。郭氏據誤字而爲之作音。集韻又沿郭氏之誤而收之八微渠希切趙宋以前字書韻書未有收魁字者也。郭景純之淹雅乃貽誤如此。葢字學非其所長如不知閡爲閡之訛輒音汝授反是也。

說文亯高畐三字上半同。[illegible]字上半則異從畐之复。倘同從复之復腹則異猶可曰傳寫之訛從畐之福。上半同。畐鐘鼎文福作福福。畐作[illegible]。[illegible]者上畫正平。與畐同。且下體從羊與小篆象形者不

同。其作[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羊蓋皆羊之省。非音飪之羊也。五經文字鬲部曰。說文作鬲。經典相承隸省作鬲。似未知其本出金文也。九經字樣。孟子音義亦作鬲。又出𩰫字而說之曰。非從弓。甚精確。蓋因單某謂粥爲鬻。𢎘米而作此言。從鬲之𩰫。篆文作鬻。金文反作[illegible]。豈本是𩰫。異書錄家誤以爲周邪。習鼎有[illegible][illegible]二字。皆釋爲復。案下字蓋有剝蝕。似當作[illegible]。愬其書以[illegible]爲高字。又以爲城郭之郭。則是𩫏部說所謂或但從口也。然此作[illegible]。上半與[illegible]同。又未可定以爲𩫏字。繹山碑[illegible]字。猶與鐘鼎近。

獻字之鬲從之畐。介乎篆古之間。復字之畐上半與鐘鼎同。上畫之平。又與說文復同。復同郎與說文合畐字不同。又下半作夊。是碑復字從夊。無上直畫。疑是夊字。乃是碑數字從夊。明白。夫李斯小篆之祖。而所書多同鐘鼎。不同說文。郎曰六朝時尙以書扁為賤役。李斯為丞相。未必手自揮毫。而程邈亦助之作小篆。則當時本非一家。傳四百年而至許君。亦不必盡無改易。然其異文不容泯沒。今以高畐為正。郎是宗說文。而以高畐為俗。則殊不然也。

說文、眊、目少精也、則孟子胷中不正之說也、蔑、勞目無精也、則以勞致然也、惟瞢、目不明也、與今所謂昏花者近、且唐以前書、少言目昏者、韓昌黎文、而視茫茫、杜詩、老年花似霧中看、然則目之花也、必巾箱五經爲之厲階矣、考漢藝文志、說尚書一簡、或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其字之大可知、佛法自後漢入中國、釋典皆作大字、相傳至今不敢改易、知漢時寫書、無非大字者、後人以其費紙墨、費時日、而又不便舟車、於是趨於苟簡、紛紛作蠅頭、不知害及於目、爲終身之累也、

於是知古人之慮遠矣。說文𣎵艸木盛𣎵𣎵然。部中字孛也。从𣎵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今本作勃。案𣎵以盛爲義。孛字亦盛也。論語之字乃盛氣顚實揚休之謂。勃者排也。然字仍從孛。故詩胡不旆旆。孛而加㫃也。其葉肺肺。孛而加肉也。左傳其興也悖焉。孛而加心也。孟子浡然而生。孛而加水也。說文無浡。凡此諸字。皆以聲爲主。以形爲從。於形聲爲變例。於假借爲正例。郝敬曰。古人用字尚音。是讀秦漢以上之書之要言也。

説文引詩潧與洧今本作溱禮運曰夏則居橧巢與淮南原道訓曰木處榛巢同意豈古者秦會同部乎

説文銚大銕也銕字似難通然釋名曰銍穫禾銕也説文又曰鈐鏅大犂也顏注急就篇則曰大犂之銕然則犂與銕概呼爲銕也孟子以銕耕乎亦直呼犂爲銕或者古器率用銅惟田器用銕即概呼田器爲銕乎乃趙邠卿注孟子曰以銕爲犂仍的指之記於此以備再考

以釜甑爨以銕耕耒釜鬴一字而一從金一從鬲鬲與釜皆銅爲之犂則銕爲之下文之治承此文甑亦作䰝然以瓦爲之下

文之陶承此文。

說文箹篎二字皆可疑。約者約束也。束之則小。眇者微妙也。亦有小意。何必加竹乎。爾雅釋樂一篇。其以大小分者凡十二物。而二十二名。其字有偏旁者。鼖馨鏞筊簥篞篎箹凡八字。其爲說文所無者。馨簥篞三字。無偏旁者。灑離應巢和沂嘂剽棧言產仲麻料凡十四字。釋文言本或作䇾。簅字又作產。仲或作筗。則有偏旁者三字。皆說文所無。蓋瑟琴鼓磬笙篪塤鐘簫管籥鼗皆古名。故或象形。或形聲。皆專名也。後人仿此。製而大之。而小之。但以假借爲之

名而已足不必有偏旁也。況籥字釋文曰本或作龠。正與說文龠部說相應。籥書僮竹笘也。則不與相應。是知許君所據爾雅正作大龠謂之産。今本偏旁亦後人加之。即知有偏旁之八字蓋鏞見詩書則是古字。其餘皆不見羣經。未必非槪是後人加也。許說曰其中謂之篍。篍似當依爾雅作仲。仲之與篍形聲皆遠。絕不能譌謬至此。且釋樂但言大者五。兼言大小者四。兼言大中小者鐘則中曰剽。管則中曰篞。與其中謂之仲三事而已。簫又說文所不收。則剽涅仲三字皆借是也。況龠又名籟。皆總名而與大産

小籥同爲專名似不合然籥字不見於經而見於莊子而釋樂郭注籥一名籟淮南齊俗訓高注及廣雅並同與許君以籟爲龠不同許君於龠亦說以龠意者龠乃樂之所管故諸器皆得蒙其名耶終疑以仲爲長也

櫜橐二字葢以口象其形然恐寫者小之也故以殸石之聲置其中使之不得小乃足象櫜中有物張大之形也說櫜橐者多家有底無底互異若依字形分束字於上下推之則同是無底之物不然則束其下何爲者然物名異地則不同且或一地不同即如吾鄉木齒者謂之耮鐵齒者

謂之鑼。直隸則通呼之不別也。然則彙纂猶此矣。
緜之作綿也。今人皆知為訛字矣。近思之亦似有理。泝古
刻十三經兩體錯出。淵源出於宋版也。孔宙碑紹綏緝三
字。尹宙碑纘繼二字。譙敏碑綜約二字。皆從糸。猶曰別字
皆作偏於八分也。乃若繹山碑緜字。與鐘鼎銘文同。緜
字交糸其首。與數省作緜。然系亦不與糸同。將無作
緜者即治緜字來。以丿象其交糸之筆邪。
王褒四子講德論。百姓征伀。注引方言曰。征伀。惶遽也。然
方言。征伀。遑遽也。論作征松。李善即改方言以就之。此選

注之通病也。知非乎刻訛者。注又曰忪章容切。不爲伀作音是本作征也。廣雅征伀懼也。廣韻曰征音征伀音鍾。是可證也。玉篇怔忪懼貌。又曰忪心動不定貌。是怔伀又作怔忪也。爾雅釋親曰夫之兄爲兄公。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釋名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俗閒曰兄章。章猶妐嫜。亦尊稱也。爾雅曰君姑。漢律曰威姑。皆其凡章作嫜猶公作妐也。又曰兄忪。是己所敬見之怔忪。自肅齊也。廣韻。妐夫之兄也。總諸說而論之。伀忪妐三字。皆公之所孳育也。說文曰伀。志及眾也。謚法曰立志及眾曰公。公者公侯也。故釋名謂之君。是知釋親之兄公。

釋名之公。皆其本字。特音變爲鍾耳。見君必敬。故曰怔忪。怔忪者人之心也。故或加人爲伀。加心爲忪。弟妻是婦人。故加女爲妐。亻彳相近。遂變爲伀。又取其以類相從而征亦作征。廣韻曰。征伀行貌。直由彳取義。乃離其宗矣。而集韻曰。征伀怖遽貌。仍與玉篇怔忪同義也。班孟堅東都賦。弦不睼禽。廣雅釋天。䝟兵云。歐而射之不睼禽。說苑脩文篇云。不抵禽棠。說文睼。迎視也。是知睼者正字。題抵皆借字。詩小宛題彼脊令傳曰題視也。七發曰。溫淳甘膬。又曰甘脆肥膿。膬脆二字並用。知漢武

帝時已有脃字。故譌作脆也。然李注脃字引說文。脃字但引廣雅。脃弱也。是唐時說文無脃。
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涕淚漣洏。注引左傳杜注曰。而語助也。然則詩本作而。後人妄加水旁。易曰。泣血漣如。仲宣用之。如字非韻。故以雙聲之而代之。
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韓詩。焉得諠草。謂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曰。無萱將如何。李注引韓詩曰。焉得萱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然則前引韓詩是後引。則因謝詩作萱而爲譌耳。萱與諠通者。謂謝詩之萱

即韓詩之誼。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茲書曰。委身之日。喪險已之。李注引杜注左傳曰。已猶決竟也。案未合。易曰。文王以之。盧氏用此句法。已即以字。史記用已字。漢書用㠯字。皆隸書以字。

列仙傳東方朔贊曰。高韻沖霄。前漢安得有韻字。然則讚非中壘作也。尹文子曰。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案尹文生當齊宣王湣王之世。而其言如此。是戰國時已有韻字。

華。古音盱。今音花。既入六麻韻矣。不知是沈約四聲譜卽如此。邪抑後人韻書遞改。始如此邪。王僧虔祭顏光祿文。以華沙阿波爲韻。沙讀如莎。是古音。華讀如何。今之吳音猶然。案王顏皆宋人。沈休文梁人。不過數十年閒耳。盱與花。訶皆雙聲。何則差一位。盍盱轉爲訶。訶又轉花。今吳人又誤訶爲何也

準俗作准。桂未谷曰。宋順帝名準。沈約宋書省作准。今案汲古刻宋書準准疊見。盍準之譌也。與說文[illegible]譌爲雖同。鹵莽者以[illegible]爲佳。然知是淮字也。故又去一點耳。五

經文字說魏字曰今經典共準式例變其字仍作準謂准字之改由於寇萊公爲相人避其諱者則顏元孫干祿字書已云准通準正矣可知自唐已然即野客叢書謂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隷刻平准多作准知此體古矣案此說非也後人以俗字寫秦漢閒書安得謂秦漢本然若夫吏文則盡俗體也今存漢碑祇桐柏廟碑一見准字而準則不見於漢碑將據之以爲準字俗邪史記有平準書天下至平者惟水故準字從水隼聲葢省十則成准故又省一點不復成爲形聲字此[illegible]

謂之俗也。佩觿云字林用准為平準之準則是始於六朝然呂忱之學亞於說文不應用此無理之字

初學記引方言奴婢女廝皆謂之娠（今本官婢女廝謂之娠）說文曰官婢女隸謂之娠宋隸即周禮之罪隸也廝本非字故不用之史記蘇秦傳云廝徒十萬是戰國固有此語玉篇广部廝使也賤也或作㒋人部有㒋宣十二年公羊傳有廝役字何注曰艾草為防者曰廝廝韻會引史記蘇秦傳張耳傳皆作廝又引韋昭曰析薪為廝然則字本作斯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是也孫宣公孟子音義何作斯養是漢

未尙不作厮。豈有子長子雲乃作厮者。或以其爲人也。因作㒋。以人寫於斯上。則作厮。其從广者。又後人幸加一點耳。乃玉篇廣韻集韻。皆有廝㒋而無厮。韻會始云通作厮。要是俗字。不必究也。

玉堂嘉話曰。楖櫪杖也。案說文。楖木可爲杖。楚金繫傳曰。卽楖栗之屬。廣韻五質。收楖楖栗三字。蓋短言之曰楖。長言之曰楖栗。疊韻故也。作櫪則非疊韻。或寫者誤也。然亦可援別風淮雨之例而用之。

二氏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意儒家亦有之。可嘆也。今

人好說文遂成習氣土部坿益也今人翕然從之豈詩之塗附論語之附益皆俗人改邪然馬部駙一曰近也此附近之專字矣今人何不用之辵部近附也犬部獡犬獡獡不附人也獷犬獷獷不可親附也豈皆後改邪況車部軵反推車令有所付也從車從付讀若茸何不言從坿省案此付字與春官大祝付練祥同例付即祔也郭注釋詁曰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案此即附益之義也左傳傅於許是附近義也豈亦是坿之訛即許所用之駙附軵付亦概不可用邪今人用譣爲徵驗之正字廣雅譣證也曹憲

曰今人以馬旁驗為證譣失之矣然說文譣籤簽三字下皆用驗為徵驗豈盡後人改邪更有奇者說文无銘字而自敘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初不依今文儀禮作名則是金部失收或本收而傳寫挩漏皆不可知而今人不作銘亦不作名而作詺案玉篇詺在後增字中曰名聘切詺譎也譎丁淚切言中也廣韻四十五勁詺名目或單作名彌正切四十二宕譎言中理丁淚切案言中理者潘安仁關中詩所謂當乃明實否則證空也當字不必加言名字何必加言況廣韻旣說以名目則與欵識銘詞亦無干涉用

此不典之俗字以爲古何不思之甚邪。段氏注水部屢用諸爲名目已屬好事。況用爲銘邪。

玉篇褥字在後收字中。可知非顧氏所收。乃廣韻三燭收之。漢劉熙釋名亦有。江氏篆本斥爲俗字而改之爲蓐。是也。李密陳情事表常在牀蓐。是晉人猶作[illegible]更不得有之。

金董解元西廂記稱後玉篇。然則宋時玉篇尚分前後。今則不得其區別矣。惜哉。夫讀書者援引至於傳奇。定爲朋輩所笑。然彼之時代在前。所見自勝於今日。雖在芻蕘亦

所習詢矣。

廣雅釋親。妯娌。娣似。先後也。爾雅邢疏引亦作似。曹憲本不爲之作音。而疏證改正文爲姒。於曹憲音中增姒字而以似音之。斯爲誤矣。說文不收姒字。而經典屢見。余得作似者數事。已書於說文句讀中。不意習非勝是。乃出於王博至精之王懷祖先生。甚矣考據之難也。公羊襄四年經。夫人弋氏。又曰葬我小君定弋。左氏穀梁皆作姒。詩鄘風曰。美孟弋矣。然則姒姓又作弋。

廣雅釋草。秆䅝。稭。稾也。秆稭稾三字皆雙聲。䅝從空。空從

工、工皆干高仍雙聲、又麥莖曰稭、稭又作秸作䅸作藒、亦無非見母字、惟豆其音其、其乃箕之古文、仍是見母字、是知諸字皆禾稼之莖之名、故其字皆一聲之轉、本皆專字、然可由此㩀假借之理、。說文、蒸析麻中榦也、煑仍切、黀、麻藍也、側鳩切、一物兩名、而字則雙聲也、玉篇黀有古文𪎭、仄留切、廣雅稷穣謂之𪎭、曹憲音莊于切、則𪎭𪎭雙聲、古音則疊韻、猶陬兼趨鄒兩音矣、

俗語我們你們。見集韻。引塡詞家。然琵琶記作每。愛日齋叢鈔者宋末人作也。引元豐中案牘云。你懣。曰懣本音悶。

俗音門。又曰。獨秦州李德一家云。自家偉。則又不言憑而言偉。此關中方言也。是知俗語無定字。各隨其音而書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曰。借書於手。李善曰。借音即借。乃藉之俗字。而猶存古音。廣韻四十禡。二十二昔。皆收借字。集韻雖同。而二十二昔注曰。陸德明讀。則知宋人專讀爲資夜切矣。韻會十一陌亦同。

洛神賦。名都篇。皆曹子建作也。賦曰。命儔嘯侶。詩曰。鳴儔嘯匹旅。兩句同義。鳴命疊韻。侶今字。旅古字也。惟古人多作疇侶。近人乃作儔侶。而此詩賦並借儔。或後人改。或魏

晉卽已借之。說文傳字。與騶音義同。卽陳風翿字。今歌多不知。惟玉篇尚有大到切。

釋略載晉程曉詩。共十韻。用車家瑕三字。雜之過何跨多邪沱呵七字中。通爲一韻。乃知古音在魚虞部者。其變而爲家麻韻也。先自轉而入歌戈。始本詩中跨字。亦由虞入家之字。邪字則由歌變麻之字。

續世說曰。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仲武。案此以雙與公爲韻。禦與武爲韻。但沈約定韻久矣。而雙公猶如古韻。豈隋時西蜀獨存古韻

邪。

宋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九餳粥一條曰餳徐盈切而字回從昜不從易引周頌鄭箋亦作餳引沈雲卿詩用餳明迎情四韻不似廣韻十四清作餳十一唐作糖也我甚喜之葢集韻十一唐作餳引方言餳謂之餹而戴氏方言疏證作餳且曰應以說文爲正然衆經音義引說文作餳曰似盈徒當二反則知陽庚古通故餳字可入兩韻猶之羮行皆入陽庚未嘗作兩體也戴氏又引春官小師注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案此與周頌鄭箋兩釋文竝訛從昜

然釋詩有朁曰。夕潸反。又音唐。釋小師曰。辭盈反。李音唐。固知爲一體而兩音也。蓋說文之訛也久。故玉篇有餳無餳。皆後人改之。廣韻十一唐作糖。十四清作餳。則同乎流俗矣。惟段茂堂徑改說文。是爲特識。而至今不訛者。廣雅釋器曰。張皇今本訛作餦餭。依有朁釋文正義引方言改飴餦餹餳也。王氏疏證所引方言急就篇。一切作餳。埽去浮埃。獨標眞諦矣。惟惜曹憲音曰。餳辭精。但知今而不知古也。

前校沈果仲韻彙。彼以細君爲妻之通稱。我以爲東方朔之妻。其名曰細君。引越絕書王孫雄之妻名曰大君以證。

漢元后名政君。今又見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二十八曰。後漢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尤可證也。

文選所載孔安國尚書序。朱子以爲不似西京文字。篘案序末曰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案司馬子長從安國問故。若安國謂序當冠本書之首。則太史公自序。何不冠史記之首乎。蓋一書旣畢。序說其意以要其終。雖自序其書。亦當在尾。況尚書序不知爲何人作。卽云出自孔子。亦不當以後聖所作冠先聖之書之上。且一序冠一篇。尤不當出自孔安國之手。毛詩鄭

氏箋下孔疏云。毛爲詁訓。亦與經別。及馬融注周禮。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是知前漢儒者作注。尙不敢纍經後。況敢列經前乎。然關雎序孔疏曰。此序是毛置篇端。又仲逵之誤。詩者商周古籍。孔子所定。子夏則孔子弟子。若依沈重之說。以小序爲子夏毛公合作。更不當以己所作者冠經前也。（關雎后妃之德也下）有箋。凡百六十四字。考其語意。全非鄭說。不知是何人所記。集書者掇拾於此。且文選全錄此序之箋。而未有此文。亦可徵也。古人序皆在書後。而今人則在書前。吾不知其所始。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末云。集錄如左。夫集在左。則序

在右矣。知蕭齊時固然。昭明太子文選序亦在首。是蕭梁時沿之。

蘇明允作序。皆謂之引。世謂避其父名。然非剏爲此名也。

王逸注楚辭。每篇皆有序。文選陸士衡擬東城一何高李注引離騷引。而三十二卷離騷經下。又引之。則謂之序。是知序引通稱。唐人已然。但未知前此已有否耳

作書錄舊。自呂氏春秋起。而鴻烈解繼之。然呂氏是秦人。氣象反卑靡。不及淮南之宏敞者。如操舟然。舵工有巧拙。則司楫櫂者從之也。淮南王能文。故集書之人亦皆文士。

呂氏則大賈也。故漢人反勝秦。

今人所作之書未嘗醞釀全書於胸中。只是零星湊泊。則我之讀之也。亦到處可佳耳。若讀後漢以前之書。必須窮數十晝夜之力。一氣讀之。先得其命意若何。立格若何。再讀第二遍。則須一二年工夫。逐篇細審其字句。庶或得其書一半。若枝枝節節讀之。先與他作書時不相似。仍是他底書。不是我底書

憶四書釋地云。或以子程子曰為難通。百詩先生以公羊傳解之。案隱公十一年傳。子沈子曰。何注。沈子稱子冠氏

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案此亦不盡然越語范蠡稱王孫雄曰王孫子而王孫雄稱之曰子范子蠡豈雄之師乎蓋雄事急相求以子冠氏者蓋尊之而又昵之之詞也朱子之稱子程子則誠與子沈子子公羊子一類朱子爲程子再傳弟子直以子稱亦兼親之之意漢書藝文志從橫家有子晩子子晩豈字邪而注不著其姓何邪若謂子晩是字則是篇無稱字者恐亦其徒加以子也古今姓氏書辨證引英賢傳曰子俛子齊人按此卽俛氏又子扁氏下駁元和姓纂曰莊子有子扁子誤矣謹案

莊子有扁子。一曰子扁慶子。嘗與孫休言者。其曰子扁子。正如子列子之類。古者以子為男子通稱。故弟子稱師名鈎案此但指扁慶而言。謂姓扁名慶也。加子於姓氏之上。姓纂於此類皆誤收為複姓。

職方外紀南亞墨利加之孛露國。曰其土音各種不同。有一正音。可通萬里之外。凡天下方言過千里必須傳譯。其正音能達萬里之外。惟中國與孛露而已。又憶某書曰中國及附近之外夷百餘國。西洋人通目為亞細亞洲。又有歐羅巴洲。利未亞洲。此三洲皆在地之上一面。僅占地十

分之三。其南北亞墨利加洲。則占地十分之七。三洲人之足。與彼國人之足。相對而立。然各以首之上爲上。足之下爲下也。柰天以大氣裹地於中。所說有理。據所云正音能逹萬里之外。惟中國與孛露。然則孛露必在地下面之中。與中國在地上面之中。兩兩相對也。從可知天地之元氣。發爲元音。必聚於正中矣。我嘗作一癡想。若聚天下千二百縣之通人。聚於一堂。各道其土語。則詩書所有之古音。必有一地存之者。据艾氏所說。亦非癡想也。

王雨田精贈余一碧玉圭。櫻眼遍體。是古物也。以慮俔尺

量之。中長九寸五分。邊長八寸五分五釐。廣二寸三分。上半厚四分五釐。自腰以下漸殺。最下厚三分。剡上之中央高八分。旁向邊斜迆之度。長一寸五分。其近尖之三分許其厚亦僅三分。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解諸侯前詘曰。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解後詘曰。又殺其下而圜。筠又於陸稼堂（應穀）中丞所見一白玉圭。上起雲。知是千年外物。其制亦如碧圭。但加長與濶耳。其體上下均平。無自腰下殺之異。似碧圭爲大夫之圭。其下殺者所謂

後誤也。其剡上之尖厚三分者。所謂前誤也。白圭者。諸侯所用也。上下均厚而不下殺。即所謂後直也。但不記近尖有上殺否矣。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圭。蓋當作[圭形]形。禮圖作[圭形]形。依鄭注方如椎頭作之。案椎頭必圓。方則不適用。且上圓下方。天地之全形也。鄭君泥方正而說之。又謂圜殺其首。則此兩圭上方。皆作人形。皆所謂廉而不劌。固不圜也。下亦正方。未嘗殺其下而圜。蓋鄭君未見古圭。但依文為訓耳。

玉堂嘉話。述鹿菴說曰。顏子壽夭不嘗。只去顏子身上論

他自堯舜以降皐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于顏子命數偶夭亦不足怪愚不以爲然惟所說和氣是也姑無論堯舜湯武之時和氣鍾聚君臣皆壽百歲之外即漢唐之朝有三四百年歷數其元氣必厚其大臣亦無短折之人而至誠之贊化育愈可推測矣生才者天之事也育才者君之事也論才于三國可謂多矣龐統向秀輩卒二三十歲而死其壽者如諸葛孔明張茂先尙不至六十歲此君不能育之之故也春秋時前爲文武相去已五百年勢不相及後爲暴秦殺運將三百年氣已相迫當此之時

皇天恐彝倫泯滅。篤生孔子。而元氣已無餘矣。故壽不及百歲。又安得有養顏子之元氣乎。乃顏子之後最爲蕃衍。亦最多賢才。固顏子之垂裕。乘後代運會盛時而發者也。

君子道其常。德終操不敝之權矣。

繪事之見於虞廷者。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所以觀象也。孔子觀於周廟。見堯舜之象。桀紂之容。所以垂法戒也。古人之畫。歸於有用。豈有張之壁上。以爲觀美者哉。畫之作也以人爲主。人必有禮。而禮圖生焉。革其巢窟之陋。而宮室城郭生焉。有所依阻。以防患害。以卜年世。而山川險塞生

焉。山有草木鳥獸。川有黿鼉蛟龍。無論有用無用。無不相因而圖之。乃至神禹鑄鼎。寫九州之神姦。使离彪罔兩。無所遯其形。民皆識之。不逢其害。豈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爲酷吏作倆也哉。漢魏唐宋。各有其衣冠制度。齊楚燕趙各有其土俗民風。百穀百蔬百果。各有其形狀。六畜各有其性情。以至時蟲候鳥。不得違其時。禮儀人事。不得乖其制。苟非胸有萬卷。且於事物之情狀。纖悉無遺。不能作畫是以誤筆成蠅。而孫仲謀舉手彈之。畫鼯而白獺攫之。偶然涉筆。無不如生者此也。設令專學一物。卽必不能工巧

如此也。圖雲漢而如惔如焚。圖北風而其涼其喈。雖專取神韻。僅得古人之一體。然其實仍歸於有用。六朝以降。山水方滋。漸至草木禽獸蟲魚花卉。以至於折枝。遞降而小。亦遞降而拙。偶能像生。輒高自位置。反嗤古人爲匠。此如鄭聲佞人。苟以悅俗人耳目而已。豈可取以爲法戒乎。唯詩亦然。孔子之論詩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皆託於鳥獸草木。以寫其性情。是亦以人爲主也。今人外性情以爲詩。大者詠山水。小者極於花木艸蟲。即使能工。亦等於巧言令色而已。是故今日無詩。猶之今日無畫也。吾友伯

蒼慶槑幼喜稱詩。或贈一人。或詠一物。頃刻可得十首年越二十。悔之。焚棄舊稿二千餘首而改作之。示我者凡二百餘首。皆抒寫性靈感激時事之作也。惜受命不融。三十三歲而歿。距今已八年矣。設得中壽。則其所就豈可量哉。故發此狂言以弔伯蒼。亦孫楚驢鳴之意云。咸豐元年六月

今之會試題名錄。宋人謂之小錄。見靖康緗素雜記卷九名議條中。

名士者有名無實之士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如言治術者。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言學術者舉孔子。所言者皆實事。自不能不舉其姓氏也。至孔子言人在生之時。則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言不敢爲不可爲人知之事也。孟子言名世。卽所言堯舜時之禹皐陶。湯時之伊尹萊朱。文王時之太公望散宜生是也。其功被于一世。斯其名播于一世。且孔明既沒。而朝廷有一善政。人皆謂其出于諸葛瞻。是功德且施及子孫也。名士二字。古人無言者。言之始于呂不韋。曰聘名士。禮賢者。然聘問之禮貌之不問其任以事者。蓋以名士與賢者並舉。雖能知名士之

不賢然謂賢者亦迂濶遠于事情之人不識當時之要務也然且聘禮之者僞學可以炫世辯言可以亂政執政者有所行而彼撓之是大不利惟聘之禮之可以慰其心間執其口矣是呂氏所謂名士本是不賢之人而世猶有求死不得之名士亦大可笑也

遺子籯金而子一生享之或半生或轉瞬而盡可知此非身之所遺也凡死時將不去之物卽不得謂之遺有德之人死卽無復此人卽有學之人死亦無復此人是德與學乃死時將得去之物不知此卽遺之子孫者矣惟是有學

而得功名富貴即已食學之報子孫不必得其蔭如或恃富貴而恣睢子孫且至受其害惟不食其報者天必報之其子若夫有德者或身食其報或數世食之以至大聖百世食之厚薄久近皆操之於已天無許多工夫持籌計之也

致多雯溪先生書先生名隆阿

雯溪大兄侍右弟前在平陽所言大箸毛詩多識刻版後須賣之而兄以為不可當時弟頗悔芒遽別後反復思之恐弟之說未為不可而大兄所執過于狷介則請申前說惟大兄裁焉今夫書有確不

可賣者曾閒或作書而賣之鉅公是謂無恥鉅公買而刻之署己之名是謂鈍賊若夫刻書以傳則未知者受我之益已知者稱我之闕不能知補我闕者之在何所也而以是廣爲招焉庸有嫌乎二十年前弟在都遇蘇州陳碩甫茂才不遠二千里至都迎其從子之喪是爲仁妻卒不再娶其言曰妻者齊也豈可多人與我齊是爲義父卒之後不復進取日以箸述爲事是爲高尚卽其一言一動必由規矩近今之人罕有其比而所箸詩毛公傳疏使人至都賣之此非書可賣之一證乎非惟寒儒爲然也雖萬乘之

君亦有之說文之末載雍熙三年敕曰雕爲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此非書可賣之二證乎非惟前朝爲然也雖

本朝亦有之

列聖之所著作與古來之經史子集其版皆貯

武英殿均許臣工購買此非書可賣之三證乎蓋當其著書也是爲獨善之事及其成書也則無論聖經賢傳以及諸子百家下而一技一能有益於人者皆當目爲兼善之事旣云兼善則當公之天下而不可私之一家也彰彰明矣

觀自李唐以前。皆以鈔本傳。李唐末造。既有刻版。卽不能再以鈔本傳。然近人之不刻其書者。弟亦嘗聞之 先大夫宰潛山時。聞婺源有王先生與江愼修先生同里同時而不相識。忽寓書于江氏。頗譏所著之是非。惟四書典林不可訓。江氏答書。服其所非之是者。而辨其非者。四書典林版。則斯之以爲薪。二先生之究竟謀面與否。亦未聞知。卽王氏之名。竝未聞知。而聞王氏藏䕓其書。命其子曰。書佳。自有刻者。不可自刻。受人姍笑也。朱石君相國撫安徽時。某令鈔其尙書解一部爲獻。其餘則竝書名亦未聞也

夫弟于古人之書尙未見萬分之一。况於今人。即今人如江氏書亦僅見數種。其他未見者。亦不復在意。而獨于王氏書。則以未見爲心病者。誠以其爲江氏所服。而江氏之書之美如此。則其所服之人。更當何如也。况大兄之書。弟已見之。雖以鄙陋之胸。猶窺見其可以信今而傳後。使有識者見之。不知其傾倒更當何如。而顧欲祕之枕中不肎懸之市上。則弟於所識之讀書人。盡告以雯溪先生之書。使之爲弟分不見王氏書之心病。而不甘獨受此病也。大兄幸詳思之。俯采芻言。我輩縣力必不能人人贈之。且所

贈或誤恐有按劍相盼者矣唯然則弟又嘗遇一事當於友人家借讀王懷祖伯申兩先生書愛而購之市久之始得怪之以告許印林印林曰伯申先生曾發書於坊間無過問者遂不再發然大兄即以此事詰弟弟亦有詞也韓昌黎集今人家傳戶誦矣而歐陽文忠反不習之然非其集廣播趙宋時何以尚存哉竊願揚子太元流布人間以待後世之子雲也大兄幸采納焉愚弟王筠頓首

南海朱子襄名次琦需次於晉辛亥冬余于役省城一見如故壬子夏余攝曲沃子襄攝襄陵顧不得時見然每見

輒加親愛。余出於尋常。得聞其家六世同居。子襄十二歲。時阮芸臺相國節制兩廣。招致之使入署讀書。凡六年。相國移節乃出。相國有　國史。子襄鈔之。於是多識　本朝名公鉅卿之政績。程春海侍郎主試廣東。激賞子襄對策。欲置第二。副主考持之。欲置榜尾。侍郎曰。如是則姑與之副車第一。留待下科作解元可耳。及啟黏名。則子襄固優貢也。遂不中。徹棘後。侍郎詢問。得其爲人。躬造訪焉。比其鄉舉入都。遂主侍郎家。家多譜。　本朝諸名人文集所有名公鉅卿之誌傳。子襄盡鈔之。以與　國史相參檢。侍郎

謂之曰近人所著古文多未成就子其專力於此將來撰爲　國朝名臣言行錄此不朽之業也子襄謹如其命次第撰述業已屬稾矣子襄早失怙叔父在堂丁口近二百家法綦嚴而門內雍穆無閒言者當其成進士後某制府欲爲四書院延師其二已受朝貴薦剡留其二以待實學謀諸致仕諸大吏則以子襄應命制軍使南海令造廬敦請子襄之兄呼其小名以稟白于叔父曰阿海年少不堪此任且恐長其驕傲也遂固辭及壬子攝襄陵自以爲不習吏事欲謝病歸歸而詳述時事於叔父如不得請將仍

來晉供職。得請卽不出矣。在此需次已五年。旅資皆出自兄弟之財。遠道寄將。恐其爲債帥。有妨于操守也。若夫子褱之愛余。尤出望外。凡余已刻之書。皆贈之矣。乃索刻而未成之句讀。辭以來春寄贈。則以平陽顏玉巖固其鄉人。是可託也。乃堅索草稾以去。更有奇考索余小照。稱以此生有亦如無。未嘗作光。乃數經執訊。不能固辭。適襄城焦文起在署。使繪以相應。且告余曰。敝鄉刻資廉。君所箸書不過數百金。可以盡栞。意非爲君。又非爲己。將使三江浙閩之士。共明說文之學也。子褱之意。非所克堪。蓋其家太

和洋溢故其於人也苟有豪髮絲粟之長輒相矜重如此平生所交之友纏綿愷惻以何子敘為最而猶少遜於子襄以余得此誠逾量矣

先大人嘗曰子孫於祖父遺書不能繼修者即以原本發刻亦佳此書甫屬艸稿因與玉山先生校而梓之咸豐九年五月男彥侗謹識